目　　录

从郭老的一封信追索周总理与叶帅
在南岳的统战工作……唐特凡（1）
衡阳电厂护厂斗争史……李升平（7）
解放前夕衡阳市印刷工人的革命斗争……万中方等（21）
生活书店衡阳分店被封的回忆……方学武（26）

中统在衡阳的罪恶活动……张蔚（28）
记衡阳沦陷时期的汉奸组织……肖伯麟遗作（46）
衡阳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民社党
组织概述……田理（61）
湖南甲乙两派在衡阳的斗争……戴石渠遗作（65）
衡阳市伪参议会的选举纪实……杨晓麓口述　黄健记录（70）

衡阳商会……市民建、工商联文史组（80）
公私合营衡阳企业公司……市民建、工联商文史组（96）
抗战时期的衡阳市饮食业……肖善卿（105）

建国以来衡阳文物征集简介……冯玉辉）109）
我市一所创办最早的私立中学
——成章中学……周海若　倪伟（11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辛亥革命老人谢晋……任锋（121）
谢彬生平及其著作……怀仁（134）
王祺生平简介……申观（139）
赵恒惕二三事……凌霄九（143）

征稿征订启事……（146）

从郭老的一封信追索周总理与叶帅在南岳的统战工作

唐特凡

一九七九年三月，为征集革命文物，专程走访了常宁官岑公社岩门大队茶山生产队的珍藏着郭沫若同志亲笔信的郭兴谊老先生，当我说明来意以后，他感叹地说："那是郭老一九四〇年写给我的，已珍藏三十九年了，周总理与叶帅也曾与我有过书信来往，但在当时时局危急的情况下都遗失了，现仅存这么一封，很珍贵啊！"我把信拿到手里，只见信封上写着："湖南、南岳祝圣寺、狮子吼月刊社暮笳先生启，"信封左下方还印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缄"。信的内容是：

暮笳先生：

你十月二十日的信，我今天才接到，全都是遭到水湿的，几乎揭不开来，信封背面有"被炸捞获"所用的木戳字样，我现在揭下来寄给你，以表示这封信的到手实不容易。你们要办"狮子吼"月刊，我是很钦佩的，征稿的话也拜读了，在目前凡是以积极进取的精神为民族谋幸福的活动，一律都值得人敬佩，但你要我投稿，我觉得有点困难，因为我对于佛教没有作过专门的研究，门外人的话杂在你们的杂志里，恐怕也有些不伦不

奏，还是请你们自己多多发挥些吧。你们从佛教内来诛伐敌人，我们从佛教外来诛伐敌人，反而相得益彰的。至荷。

即颂

健胜。

郭沫若十二、十四、

附信还寄来原信封背面盖有“被炸捞获”的木戳字样，并由郭老书有“此函不知在何处所炸，终于到达余手，亦一缘法，揭还暮笳，以为纪念。”

我看了以后，感到奇怪，说：“这是写给《狮子吼》月刊主编暮笳先生的，为什么你珍藏着？”

“我就是暮笳，又名慧旦，暮笳也就是我的笔名。”郭兴谊老先生回答我。

“暮笳和慧旦都是带有佛教色彩的名字，难道你出过家？”

“是的，我入过寺院。”

“你为什么要当和尚？”

“说来话长哩！那还得从头谈起。”

以后，他便慢慢地介绍了他自己的简历和他与周总理、叶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交往情况：

那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常宁县广大农民在吴谦、李佳竹、肖震球等革命烈士的率领下，成立了县农民协会。以后，他的叔父郭楚贤又邀集了附近一百多农民在家里开会，成立了第九区农民协会，还建立了农民赤卫队，到处抓土豪劣绅，敲锣打鼓喊口号，押着他们戴高帽子游洞，郭兴谊便到各乡开展宣传，组织发动群众积极参加。

一九二七年七月，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革命暂时处于

低潮，革命组织也很快遭到破坏，反革命气焰猖狂，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企图毁灭革命火种，由于他当时是一个革命青年，有一股火热的心，不但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也与“时代文化”和“时代出版社”等进步杂志有过秘密通讯联系，并函请井岗山寄来了宣传品，因而被反动当局发觉，声言要把他“捉拿归案”，故他决定马上离开常宁，匆匆地准备了行李，到亲朋处借了点旅费，一口气跑到了衡阳，可是举目无亲，不知所往，在艰难的情况下，最后决定暂去南岳，找到老和尚灵涛，自我介绍读了点书，求他收留。灵涛见他确有文化，且祝圣寺还需这样的人，就答应了，同意他出家，这样才达到他以出家隐居掩饰反动当局耳目的目的。以后，他又变成了游脚僧去了厦门、上海、宁波、西安、宁乡等地寺院做了一些抗日宣传工作，本拟去延安，但苦于没旅费，未果。

他到宁乡回龙山时，已身无分文，幸好一个名叫化庄的和尚送了一点零用钱，他便拿来订了当时周总理在汉口主办的《新华日报》，并写信请求他老人家介绍他去延安。不久、周总理的回信来了，信封上还编了个一千多号的号码，有两页纸，周总理首先对他们的抗日宣传活动作了鼓励和支持，并说：“汉口过去一段的铁路已被敌人切断，不能通过，你们暂时坚持后方宣传工作，”可惜这封信他在南岳混乱时遗失了。

一九三八年，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蒋介石看到自己的几百万军队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他看到共产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而且卓有成效，消灭了大量敌人，因而在南岳的基督教的圣经学院主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还亲自担任班主任，叶剑英同志担任付教育长，南岳上封寺的知客僧（接待游客的和尚）演文和巨赞法师都认识他老人家，还经常联系，周恩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总理也来过这里，一来便广泛接见各界人士，团结抗日力量，在上封寺和演文谈过话，并在演文的纪念册上留言："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田汉也在册子上书写了"自从悟及如来意，又向人间树战旗。"的诗句。

在周总理和叶帅的提示和支持下，郭兴谊与巨赞、演文、少贤四个人便决定在佛教内组织一个抗日救国的团体，做抗日的宣传发动工作，取名"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当时他们去请示叶帅，得到他老人家的热情支持，叶帅还建议他们在"佛"字后面加个"道"字，将"国"字改为"难"字，成为"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叶帅说："这样不仅发动了庵子里的和尚、尼姑，也动员了道士一起来参加，更广泛地团结了宗教界人士，扩大了抗日队伍，"后来不但道士们捐了不少钱，支援了这一工作，而且更广泛地团结了社会各界力量来做抗日救亡工作。

这个团体的组织发动工作做好以后，便召开成立大会，他们又请叶帅在会上作了讲演，题目是"普渡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当时参加听讲的有二三百人，讲到最后他老人家引用了高尔基的一句名言："站在革命的火焰前面，要自己首先跳进去，才能闪耀出伟大灵魂的光辉。"他的话声如同宏钟一般，强烈鼓乍了听众，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当时是郭兴谊作的纪录，他把纪录稿送给叶帅修改，后来，叶帅将原稿退回给他，并附上短信："你纪录得很好，不需我再修改。"讲演稿后来在郭老主办的《救亡日报》上发表了，还由该报发了短评，并收在桂林出版的《叶剑英先生抗战言论集》里面，衡阳的《大刚报》也刊登了大会宣言，其他报刊也作了转载，影响很大，对南岳佛道教的救亡工作来讲是很大的鞭策和鼓舞。随

后。巨赞法师与郭兴谊同时又组织了佛教青年服务团与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流动工作团到长沙、湘潭等地进行宣传活动。

后来文艺界著名人士邹韬奋将上述活动与南岳的救难协会的成立宣言和组织大纲均登在重庆由他主编的《全民抗战》刊物上，流动工作团的计划也在《新华日报》上发表，香港的一家世界语杂志还将它译成了英文刊登。

一九四〇年，广西省佛教会理事长道安法师在桂林来信，要郭兴谊去桂林主办一个刊物，当时巨赞法师也在那里，他们商定刊名为《狮子吼》，并请在重庆的学者欧阳竟无先生写了刊头字，郭兴谊写了征稿的话，最后用了一句“拿破仑用剑做不到的我们用笔来做到”。他把征稿的话写好以后，寄给郭老，郭老马上回信鼓励他，于是他便又写了发刊词：沉重地背两个卐字（卐字是取基督教耶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意思，两个卐字一个是指抗日救国，一个是指佛教革命）开头便说：“我们不仅要谈佛教，也要谈谈卡尔·伊里奇”。

《狮子吼》刊物本系广西佛教学会的刊物，出版发行都在广西，而主编蒋箔却一直在南岳；当创刊号出版以后，蒋介石便慌了手脚，高度注意了，那时国民党教育部有个高等教育视察员看到发刊词以后，在文章上面画上红杠杠，说这是共产党人办的刊物，并要广西省主席黄旭初查封《狮子吼》，惩办主编。后由巨赞法师与各方面疏通，才免遭横祸。

刊物只办了两期，每期发刊两千余份，田汉、夏衍以及广西大学有些教授都写了文章，《救亡日报》发了短评，高度评价了刊物所起的作用。巨赞法师后来还陪郭兴谊去见了《救亡日报》主编夏衍同志，接见时，田汉同志也在坐。田汉同志并在巨赞的纪念册上题有：“锦衣不着着缁衣，又向人间慧是

非，独惜潇湘春又暮，花前跌坐竟忘归。”的诗句。由于刊物有战斗力，故重庆有不少读者纷纷来信，并寄钱来预订。

上述事实，虽然时间已经过了近四十年，但到现在看来，仍然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说明周总理、叶帅、郭老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抗战当中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地团结了各方面的爱国人士，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衡阳电厂护厂斗争史

李升平

衡阳市解放前夕，白崇禧匪帮溃逃之前阴谋破坏电厂、电信局、铁路、铁桥等重点设施，只有电厂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既未被敌人破坏一个机件，也没被他们夺走一个螺钉。在解放大军进城后照常送电，用光明迎来了光明。这在非和平解放的城市中是少有的奇迹。

这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在全市各界人士支援下，电厂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结果。

位于衡阳市北门外桃花冲的衡阳电厂，是1941年由伪湖南省建设厅兴建起来的，后改归湖南电气公司（伪资源委员会与湖南电灯公司合资经营）管辖。有两台一千瓩发电机组，发电能力仅两千瓩。包括城内事务所（即后来的供电所）共职工约两百人。发电厂这边有职工120余人。用今天眼光来看，这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厂，但对在解放前还纯粹是一个消费性商业城市，工业基础十分微薄的衡阳来说，却算得上一个大厂，是官僚资本企业。

1949年4月，原盘据武汉的白崇禧匪军败退逃窜至湖南后，阴谋策划在衡阳、宝庆（今邵阳）一线进行顽抗（即后来有名的衡宝战役）之时，便密定对衡阳电厂加拆迁（往广西）不成便彻底炸毁。白崇禧的“华中长官署司令部”也由武汉移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衡阳。1948年由湖南电气总公司协理调任衡阳电厂厂长的潘培系，开始时也和反动军政界配合，加强对电厂的控制，敌特、帮会、地方上的恶霸都在厂内安插有人。这些反动势力串通一气，甚为嚣张。衡阳电厂的地下党组织虽然是到1949年初才较晚地建立起来，但由于忠实而积极地贯彻了上级党的指示，机智地大力地开展了宣传和组织工作，加之电厂的工人同志大都是受苦最深、觉悟较高、组织性较强的产业工人，因此便象磁石吸铁一样，很快便和自己的党结成一体，到了后来，终于成了能左右全厂形势的政治力量。更由于地下党本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原则，努力做好包括厂长潘培系在内的上层职员的工作，争取和促使他们由对立转向中间最后转向我们。在临近解放的那段时间内，全厂百分之九十以上员工都团结在地下党的周围，同心同德地应付形势的变化，连原来在工人面前作威作福惯了的一些上层职员，到后来也都听从以工人为主体的地下党同志们的吩咐，为护厂出力。那种团结战斗保护工厂迎接解放的热烈气氛，现在回忆起来心情还激动不已。在这种情况下，原来钻进厂里的一小撮反动小丑慑于大势所趋，最后也只得走的走、溜的溜，或者随风转舵。

（一）

衡阳电厂的党组织是由地下党员李太平建立起来的。

李太平是衡阳县西乡演陂桥人，清华大学学生，于1948年7月由地下党南方局武汉市委派回衡阳开展工作。1949年4月武汉解放后，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根据上级原来给他必要时要设法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的指示，于五月与地下党湘南工

委所属衡阳工委接上了关系。衡阳工委旋即成立了以周震阳为书记、程嘉会为组织委员、李太平为宣传委员的衡阳城厢区区委，领导衡阳市的工作。

衡阳电厂工务员颜怀恒，与李太平是湖南高等工业学校附设中等技术科的同学。李太平回衡后，经常对他进行启发帮助，使颜由对政治采取超然态度变为倾向革命。1949年三、四月间，李太平吸收颜怀恒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为当时党直接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组织，后与湘南工委接上关系即统一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八月，经城厢区委研究又发展为中共党员。颜在入盟之后，介绍了汽机工人周雨亭入盟。颜转党不久，周亦转为党员。伺后二人又发展了蒋隆武、朱谨贞、朱一才、丁方平、李翠文、徐铁辉、王添以、曹正德、冯涛、罗定章、薛国云、梁国忠、鲁永清（后来追认的）等十三人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这些同志都是受苦较深斗争起来顾虑较少的单身汉技工、普工和临时工。

六、七月间，城厢区委又派地下团员李升平住到电厂颜怀恒家，以向颜补习功课为名，专门从事地下印刷工作，一个多月后，由于有迹象表明似有所暴露，便又转移到电厂女职员地下团员马承英家的阁楼上。因这时市内外地下工作发展迅速，对文件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组织上又添派地下团员马承典、邓纯伟二人来协助李升平成立地下印刷小组，由李负责。他们日日夜夜从事刻板、油印。颜常常带李到厂内小礼堂（又是俱乐部），由颜打掩护，李机智巧妙地利用里面的一架收音机，偷收、偷抄新华社的新闻广播和纪录新闻，提供出版秘密小报《进展》（32开4面），前后出刊了大约十余期。同时油印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土地法大纲》、《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新民主主义论》等等数十种达数千份秘密文件。这些文件不仅在电厂党团员和进步职工中传阅，而且大量地传往衡阳市和湘南各县区。

为了进一步加强电厂的工作，城湘区委于八月初通过电信局机务段段长汤生叶（“新民主主义人士联合会”会员）的关系，把李太平介绍给电厂厂长潘培系，说李太平是交大电机系毕业生，现在没有工作，请求在厂里安排一个位置，潘将李安排在发电课作管理员。从此，李就作为电厂职工的一员，名正言顺地暗地领导大家开展各项工作。

在衡阳解放前的那几个月，斗争的环境是相当险恶的，八月七日，反动派还公开抢杀了铁路地下党员周炳杰、李茂林。但在电厂，由于地下党注意斗争策略，努力扩大群众基础，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终于顶住了这段时间的险风恶浪，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地下党通过党、团员的各自串联，团结了一大批同情和支持党的积极分子。地下党还特别注意做好老工人的工作，把他们争取到党的周围，如老起重工张金洲、老汽机技工张忠琪，他们在群众中有威信，虽然不是党团员，但却能积极地贯彻党的意图，他们更便于公开进行一些工作。对于上层职员，也尽力争取，如工程师兼发电课课长于坚，通过李、颜、周平时有意识地影响他（加上地下党的领导人刘国安等同志通过关系也向他进行过工作），认识了党的政策，打消了顾虑，在平时和护厂斗争中都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即使对于少数站在敌人方面的上层人物，也进行政策攻心的宣传教育，有意识地把象《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之类宣传政策的文件和内容透露给他们，使他们由与工人作对到脚踏两边船，到为自

已留条后路。如厂长潘培系，开始还常常听他的上司那一套，与工人作对，后来李、颜利用各种方式尽力影响他，婉转地向他宣传党的政策和光明出路。此人比较识时务，看到大势所趋，也感到只有给自己留条后路，所以，以后在好些方面都不再过于和工人为难，对他的上司的指示打折扣或明遵暗不遵。后来自己也多次表示不走，并把厂里的光洋现款交给工人掌权的“应变会”管理。有次，潘培系作古正经地找颜怀恒谈话，说现在的形势很紧张，究竟怎么办，你要找地下组织好好研究。颜将这事向李太平汇报，李说，潘现在已脚踏两边船了，他这是在想找我们，我们应该把他拉过来。仍由颜出面，给了潘一份“新民主主义人士联合会”章程，颜谎称自己也是这个组织的，并说组织上也同意介绍潘入会。潘后来在护厂斗争中表现较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

白崇禧进驻衡阳后，宣扬要在这里搞“坚壁清野”，命令学校提前放假，强迫电信局、铁路、盐务处等要害部门向湘南和桂林一带搬迁，要把电厂工人疏散回乡。所以，电厂的护厂斗争概括起来可以说是先后进行两大斗争：一是反疏散斗争；一是反炸厂斗争。

白匪来衡后，城里秩序混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工厂停产，商店停业，用电量大减，电费又收不到，匪兵还经常偷电在湘江炸鱼，造成发电事故频繁。这样，厂里收入大大减少。白匪当局授意厂方借此扬言无钱发工资，要工人们疏散回家，以达到分散革命力量，把工人搞走了他们便可以达到为所欲为

的目的。加之职工中也有恐战情绪，想弃厂回家，回避战争，以保身家安全。有的还受了反动宣传的影响，“怕”共产党，想躲躲再说。地下党针对敌人的这些阴谋，提出“反疏散”、“反拆迁”的口号，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油印件发给每一个党团员，让大家将其中的八条安民告示广为宣传。做到保存力量，坚持合法斗争，不做冒险工作，做到设备不要损坏，人员不要分散。在职工群众中宣传：“我们不能自己丢掉饭碗，留在厂里不怕厂方不给饭吃。”“我们工人不要怕，我们靠机器吃饭，靠做工吃饭，走了怎么生活？”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还放出谣言，贴出标语，污蔑我党是“共产共妻”，“先斗地主，后斗富农，再斗中农”等等。地下党耐心向大家揭穿这些谣言，要大家不要信这些鬼话，这是他们的阴谋。经过一系列的工作，职工和家属的思想都逐步稳定下来，大家共同提出了“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的口号。对于生活困难的工友，组织大家互相帮助接济。到后来，时有一些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来厂外家属区骚扰，于是便把住在厂外的职工和家属都接进厂来住在一起，以增强大家的安全感。

地下党研究要通过一些适当的公开方式把职工群众组织起来，便利用和加强了原有的“员工互助会”。到了五、六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又玩出在各单位广泛组织“应变会”的新花招，企图以此来驾驭职工、拢络群众，破坏党领导的护厂迎解斗争。城厢区委研究，要求电厂、电信局的地下党要充分运用合法手段，控制这个“应变会”。他们事先广泛进行了酝酿，到“选举”时，在职工中有威望的老工人张金洲、张忠祺和地下党员周雨亭等都被选为“应变会”的领导成员，厂长潘培系也是一个。有了“应变会”这个合法的帽子，地下党领导的护

厂地解斗争便展开了新的局面，使斗争有声有色地和策略地开展起来了。

首先就以“筹备应变经费、物资”为理由，催促厂方向上级要经费。厂长潘培系等那时也想借机搞钱，以便万一要开溜时作用。这样，厂长潘培系就写了呈文派员到了广州，向伪资源委员会要来了银洋两千元、黄金一百两。钱到厂后，大家不同意由厂方经管，公推张金州、朱一才等四人共同经管。潘培系也同意，但钥匙要给他。他们把装有这批金银的保险柜放入礼堂后面的防空洞，加锁日夜监守。开始有几个家伙煽动大家把这钱分掉，当时确有不少人受了骗，计算每人可以分到２０来块光洋，确实吸引人，于是有些人就向“应变会”提出分钱。这时，地下党紧急地向大家串连说服，耐心地解释分钱的坏处和不分钱的好处，并抽出一部分钱作为生活困难补助经费，解决少数人的特殊困难。工人们很快觉悟过来，一些工人曾在群众中大叫：“不分钱，不离厂！”为了促使大家更加安下心来，“应变会”又以筹备应变物资的名义，准备采购可供全厂员工吃一两个月的粮食、油盐、酱菜等物。还在山顶大坪里开了个露天茶馆，这茶馆办了两三个月，直到解放。又请了个内行教大家学唱京戏，自己上演节目。总之，按照地下党的指示，那段时间的职工文娱活动和业余生活搞得十分活跃，对于稳定人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应变会”成立后，又研究扩充厂警队，托人到外面买枪，八月在衡阳县公安局买了十多条枪，安排一些地下团员和积极分子加入厂警队，又在厂区周围架设两层高压电网，日夜巡逻，以防散兵游勇和坏人的骚扰破坏，也给自己壮胆。由于做了这一系列工作，职工群众都有了安全可靠感，心里踏实

了。所以在解放前的那段时间里，全厂只有两个工友和一个材料管理员离厂回乡。

为了增强保卫电厂的力量和基础，李太平早就在电厂周围配合开展了工作，如发展了电厂附近洗脚扩的青年学生郭弟渐、仁爱医院护士长岚峰等加入地下团。郭弟渐在草桥的渔民中做了一些工作，临近解放时，他一方面打算在必要时用渔船来保证草河交通不致于中断，一方面组织一部分基本群众在必要时来策应电厂的护厂工作。李太平自从八月初正式当了电厂的一名员工后，就一直在暗地里具体领导和指挥电厂的工作。

（三）

八月长沙和平解放后，白匪惊恐万状，一方面假装镇定扬言要在衡宝一线顽抗，另一方面加紧布置“空室清野”，阴谋在溃逃之前对衡阳来一次大破坏。九月，衡阳工委书记谭新东到安仁与解放大军前线部队领导机关接了头，部队领导转达湖南省委的指示：一、千方百计保护工厂和交通要害部门，不让遭到破坏；二、斗争中要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手段，避免牺牲。城厢区委根据这些指示进行研究，确定以衡阳电厂、衡阳电信局为护厂重点（自从城厢区委江东铁路上的负责党员周炳杰同志被捕后，在江东地区铁路上工作的党团员已全部转移到农村，城厢区委的工作重点也随着转移到湘江西岸）。为加强对这一斗争的领导，区委不仅让李太平在厂坐镇领导，周霞阳也经常亲自过问，为防万一。区委和李太平之间确定了好几条联系渠道。同时，衡阳地下党的其他两个系统（以刘国安为书记的省工委系统和以周济为书记的华中局系统）也积极配合，并在

人民群众、社会人士和工商界中造成“电厂不能破坏”的舆论。工商界许多上层人士在解放军安民政策的感召下，都积极准备迎接解放，盼望衡阳解放后即能正常营业，对电厂的安全都很关心，在反炸厂斗争的关键时刻，他们也作了具体的支援。

人们担心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十月五日上午，厂里忽然来了一个电话：“明天有一批弟兄要到你们厂里来参观……”李太平、颜怀恒、周雨亭等经过分析，认定这是反动派要来动手炸厂的讯号。李太平立刻进城，找到周震阳和程嘉会开了紧急区委会议，再一次研究了对策。会一散，李太平立即赶回电厂作了部署。他们认真考虑和估计了各种可能和要采取的各种相应措施。要做到软硬兼施，智勇并用，能拖则拖，能抗则抗。当时分析，解放大军就在城外打仗，肯定很快要进城，敌人想早干早跑，我们就想方设法采取缓兵之计。同时也研究了。到万不得已时，就采用武力，动用厂警队的武装。地下党号召大家一定要进行好这最后一场斗争。首要的是镇静，是团结，要象若无其事一样，大家都要照常坚守各自的工作岗位，千万不要乱，不要慌。加强岗哨，工人与厂警配合一起站岗。把厂外的家属全部搬进厂内。厂区四周的高压电网日夜红灯闪亮，处处呈现一种秩序井然、戒备森严的情景。全体党团员把党的指示和安排通过个别串连传达到广大职工。全厂职工和家属，情绪镇静而激昂，没有一点怕的表现。事后许多同志回忆道，当时大家那种紧紧跟着党，团结一心，争着为护厂出力的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真是令人感动。

第二天，十月六日，恰逢中秋节。到晚上九时许，突有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